

社 書 藝 文 界 世

裏 風 寒 在

作 夫 達 郁



行 發 社 書 藝 文 界

社 書 藝 文 界 世

裏 風 寒 在

作 夫 達 郁

1929, 6, 1 付排

1929, 6, 30 出版

1 — 2000 冊

版權所有



證版
權

作者

都達夫

實價四角

總發行所

福建

廈門思明南路

世界文藝書社

大北電報掛號一九五五

電話三九三

自序

都會裏住不下去了，所以逃到了鄉下，鄉下更是窮迫得可憐，所以又只能溜回到了都會。但是猖狂乞食也可以過活的時代是早已消滅，如今是革命同志，買辦洋商，與武裝要人聯合起來的時代了。我因為認不清時代，幹不起革命，獲不到大眾，轉不了方向，所以在都會裏也只好讓人來克服，任人來打倒。但是不幸之至，這些革命的勇士又不肯來解決我的生命，割去我的腦袋。不死之前，胃腑是總要要求牠的權利的，所以無可奈何，也只能模仿模仿

諸大英雄俠士之所爲，來以『文』而作『丐』。自命曰『文』，實在也有點可笑，但是『武』終不『武』，『革』又不『革』，『丐』則『丐』也，那另外更還有什麼足以自慰的名稱呢？

一個人既沒有了希望夢想，是不會寫出好東西來的，所以在下面收集起來的幾篇散亂的雜文，也不過是些蟲鳴鼠語，一位丐者的窮泣而已。好在版權未賣，幾千元的老牌無產作家的酬報未拿，萬一肚子不餓的時候，馬上就可以教書店把紙版毀去的。

象州鄭小谷先生有兩句詩說：『最無賴事惟謀食，大

有爲人不著書』，最無賴而又最無爲的我，三復此言，只有暗暗地向肚裏吞幾滴眼淚。

稿子集完，幾句照例的破題兒在這裏寫好之後，我連這幾點暗淚都乾了。最後在喉嚨頭含咽着的，却只是一聲默默無言的苦笑。

一九二九年六月達夫序於上海

在寒風裏目錄

一	自序·····	一—四
二	故事·····	一—八
三	逃走（原名孟蘭盆會）·····	九—三三
四	馬蜂的毒刺·····	三—三六
五	在寒風裏·····	五—八

故事

聽說外國人的稱中國作『支那』，是因為大秦的威力
的遠播。Ch拼起來是秦字的聲音。而拉丁字的地名等末
尾，老要加一個A字，所以秦字就一轉而作了『支那』。
這考据的確不的確，暫且不去管牠。但因為想到了秦字，
所以想將秦朝的有一宗故事來說給大家聽聽。

秦國本來是專講究武器，年年不斷地招募新兵，看百
姓不值一錢，將百姓的辛苦勞力全部壓榨出來，祇用到打
仗殺人等事情上去的一箇國家。

惡人強橫霸道，在這世上是只會興盛起來的。所以秦國因他的武器，因他的兵力，就成了中國一統的大國了。代表這強橫霸道的大國的，是一箇秦始皇。他非但想把同時代的異己者，殺得乾乾淨淨，他并且對於後世千年萬年的不附己的人類，也同時想殺得箇寸草不留。所以他於統一中國之後，就把全中國的讀書人收集了攏來，一刀一箇，不問理由，不問皂白，只是同割草似的殺過去。因爲有人告訴他說，讀書人是最不好指使，最容易起不平，最能把那些如牛似馬的農人呀，工人呀等挑撥起來的一種動物。這告訴他以這些事情的，當然也是個把讀書人，他們的

所以要獻這計的原因，就因爲想討討秦始皇的好，一面也可以將同行者殺盡，而自己等能夠得到專賣的利益。獻計者的周到，真可以說是無微不至。他們教秦始皇殺盡了千萬萬的讀書動物之外，還要把凡是這些讀書動物所做所刻所寫的東西，都拿來燒成了灰。因爲這些東西不燒了，百姓是依舊會感到不平，感到不公，要蹣跚起來的。這些東西若不燒了，後來的子子孫孫，依舊會搖頭擺尾的變成讀書的動物的。

費了這種種苦心，做了這種種把戲之後，秦始皇滿足了，以爲以後的牛馬似的百姓是再也不會聰明起來，而這

天下就可以長長久久的由他及他的子孫享受過去了。教秦始皇做這些事情的讀書人也滿足了，以爲以後的中國，說起讀書人就只有他們一家，百姓中間，就只有他們幾箇是最聰明的了。

秦始皇和這幾箇讀書人就放大了胆，要幹什麼就幹什麼，要百姓出多少錢就出多少錢，要殺幾箇人取樂取樂就殺幾箇人。百姓果然不敢響了，在路上走路的時候，也不敢互相看一眼。家家戶戶每家有幾箇人就老早去預備好幾口棺材放在那裏。因爲幾時被皇帝來殺是決不定的，所以他們箇箇都生也還沒有生着，就在那裏預備死了，而實際

上像他們那樣的活着，也還是死了的好，還不如死了倒舒服些。

但是秦始皇和他的幾箇專賣的讀書人似乎也是人，不是別的東西，因為想千年萬年活過去的他們，也只上了一回一箇茅山道士的當，終於做不成神仙，終於一箇一箇的死掉了。他們死了之後，國內的許多許多還沒有被他們殺了的百姓——自然是殺不盡的，因為無論如何，百姓總是絕對多數，殺了一半，總還有一半剩落，再殺一半的一半，也總還有一半的一半剩落，殺到最後，這剩落的總還是大多數者——就想動起手來。於是就有一箇比秦始皇更厲

害，殺人殺得更多的人出來了。他四方八面殺了一陣之後，實在覺得殺也殺不盡這許多的。所以就想了箇計策出來，好省他許多力氣。他教百姓若完完全全能夠聽他的話的時候，他就可以不殺他們。所以他就在大家的面前，牽過一隻鹿來，教大家說，這是馬。若有人敢說一聲不是的，當然是一刀。可是他雖則看見大家都在說這是馬，這是馬，這不是鹿，而由他的聰明的眼睛看將起來，覺得大家的聲聲都是空虛而在那裏發抖的。所以他又大聲的怒叫着說，你們不承認麼？你們敢反對麼？你們能夠證明這不是馬麼？聽了他這怒叫，大家是嚇得魂靈兒也沒有的了，又

那一箇敢出來證明呢？

可是在大家的中間，自然是有又聰明又能幹的也是專賣的讀書人的子孫混着的，這幾箇專賣的讀書人，就乘此機會，出來活動了。第一他們就先對大家說：『這是馬，這不是鹿，我可以證明。』說着他們就去牽幾隻馬出來，指給大家看，一邊重新高喊着說：『這纔是鹿哩！這纔是鹿哩！你們誰能夠否認我這證明，而出來證明這不是鹿的麼？』當然是沒有人敢出來證明的。然而光是空玩玩這套把戲，他們還是不滿足的，所以他們還要硬指出幾箇人出來，說是這幾箇人否認了他們的證明。

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了，秦始皇也一箇一箇的換過了。專賣的讀書人，尤其是一代一代的聰明起來了。於是，結果，被殺的百姓，也就一次一次的增加了。

現在是什麼朝代，我不曉得，我只曉得上面所述的彷彿是秦朝的，彷彿也是秦朝以後一直一直傳下來直傳到了現在的故事。

一九二八年十月作

逃 走

（原名孟蘭盆會）

圓通菴在東山的半腰。前後左右參差掩映着的竹林老樹，岩石蒼苔等，都像中國古畫裏的花青赭石，點綴得很凌亂，但也很美麗。

山脚下是一條曲折的石砌小道，向西是城河，雖則已經枯了，但秋天的實實在在的一點蘆花淺水，却比什麼都來得有味兒。城河上架着一根石橋，經過此橋，一直往西，可以直達到熱鬧的F.市的中心。

半山的落葉，傳達了秋的消息，幾日間的涼意，把這小小的F市也從暑熱的昏亂裏喚醒了轉來，又是市民舉行孟蘭盆會的時節了。

這一年圓通菴裏的孟蘭盆會，特別的盛大，因為正和新塑的一尊韋馱佛像開光併合在一道。菴前牆上貼在那裏的那張黃榜上寫着有三天三夜的韋馱經懺和一堂大施餓鬼的平安餞口。

新秋七月初旬的那天晴朗的早晨，交錯在F市外的幾條桑麻野道之上，便有不少的善男信女，提着香籃，套着黃袋，在赴圓通菴去參與勝會，其中尤以年近六十左右的